

學 滙

第一百三十六期

星期一

日二十月三年三十二百九千一

學 滙

自由交愛論

(續) 老梅

△男女問題討論之五

(三)維持社會的安寧，有主張自由愛愛的必要，男女不由愛情相結合，其結婚後，必不相得，因是生出前而講過的「反目離心」，「同床各夢」諸種情形。一室之內，便有不安寧的事實，這還不要緊，因男既不滿意所娶之婦，一定有些「外遇」，女既不滿意所嫁之男，也一定有些「旁求」，於是所謂「因姦害死本夫及本婦」的案子，自然不少，社會上的安寧，這時時因之破壞。又有女配「悍夫」，男偶「悍婦」，弄出許多風波，而男偶「愚婦」，女配「愚夫」，也定有許多笑話，凡這種情形，全是從不自由愛得的惡果。法律雖有離婚明文。而加以種種限制，且很難得兩人一致，不得已，或終身受悍夫悍婦的挾制，或終身為愚夫愚婦所牽累。往往有智能的男女，因所配非偶，致毀名墮志，不能自由發揮其天才的很多，也算社會的缺陷，這缺陷只能用自由交愛補救他。

由以上數端推論，可以明白愛交是必要的，然尙未可云「盡愛交的能事」，就本能說：自由交，是衝動本能，自由愛，是創造本能。厨川氏有言曰：「愛的生活，是創造創作的的生活，是向無限未來，自我的擴大和開展，好像植物枯後，殘留種子，一般。我底肉體雖死，人又依生殖而創造，使其生命延長到永遠無修的世界，和音樂家底作曲，詩人底作品，其人雖沒，而作者生命的主義永久傳於世界，是一樣的，男女兩性的愛，就是以血以肉描寫的生命藝術，戀的歡喜，是創造創作的歡喜，是使有限生命達到無限的人類高貴的努力。」願能道出愛的精神和理想。

善用情愛的親和力，使男女靈和肉的關係，一齊帶着個高尚純潔藝術的傾向，然後雙方俱不至為「性欲」的奴隸，便是重愛輕交的良果。一經男女情愛的程度，有些個差別，也不要緊，因解剖情愛內容的人，或分為男性的愛，女性的愛，而謂男性的愛，為直爽的，故一往情深，不加反顧；而女性的愛，為反動的，故情致纏綿，時有回味。甚

者要謂：「男子忘了最後的接吻時，女子正想起最初的接吻來」，比之「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以及「痴心女子，負心漢」的話，還說的情皮些。但也有以其事的，「當女子忘了最後的接吻時，男子正想起最初的接吻來」，往往有因女子負約，而失其戀欲死的男子，崔護實來，桃花依舊，杜牧還歸，綠陰結子，是何等的惆悵呵！總評批家要說這些人都是「女性的愛」。也未可知！惟崔杜輩重在色，且說不到雙方情意相投上。今以「情愛」代「性欲」，自然是向上一路；然未至無政府時代，力弱的男女，打不破法網罟罟的，是不用講的了。就有那能自由的資格，如唐劇白蛇傳，斷橋一折，寫白蛇回債和許仙，完情之允，有幾句基本話道：「他愛奴，奴愛他，偷眼觀看，命青兒借雨傘，巧取姻緣，他問奴，奴言說脚跟無綫，奴問他，他無有二老椿實」，後兩句寫出兩方能自由愛交的資格，第一便是無家庭束縛，但尚有種種環境，能作情愛的魔障，如金錢威力等皆是，非他這些魔障，一筆勾消，則男的必如宋弘不棄糟糠女的必如羅敷不棄宋王，才能完成「自由愛交」的理想呵！

(未完)

俄羅斯的無政府主義者

大杉榮著 邵伯文譯

關於俄國蘇維埃政府，把布爾塞維克以外的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下獄之事，你似很抱不平，但所謂俄羅斯之監獄，不是極緩意的那個東西嗎？當克魯泡特金出獄那天，允許外出之無政府主義者，因為沒有所謂囚人的證明書，歸來之時看守者不使之入牢，至於閱卷了一小時不是有這話嗎？至於此事，是沒有那麻煩事了嗎？這是近

幸有特意給我的信，我想這大半是讀過「改造」雜誌新年號所載山川菊榮君「勞農俄羅斯之監獄生活」一文的人吧？

如菊榮君之所言，我也在某雜誌上看過了，以為是可感謝的事，但以此而為蘇維埃俄國之謳歌，或為無政府主義者之安心，絕不成功的，

因為是菊榮君那樣的人，所以便可安心，大約並非以此意味而寫的吧，

監獄之待遇好呢壞呢，那不成問題，又入獄好呢壞呢？不是說所謂那樣混話的，不過只是有所謂蘇維埃政府知無政府主義者在這樣的關係，和勝者官軍敗者賊而已，

果然俄羅斯的監獄是那樣可感的東西嗎？我沒到那裡去，不用說是不敢斷言，想着是很好，又不能不想着是很壞的，視察學斯安豆爾夫斯基監獄的美國記者布來安提女士所說的，話可以憑信。然知有和體全然反對的義歐其譏獻的信用，並非不能的，還想到或者那一方面不是較真實嗎？

兩方如何，想非大事，前言以為此或可成為蘇維埃政府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關係之事實之一材料，故稍記之，
去年五月五日墨斯科之社會革命黨中央組織局，發出如次之徵文，

訴諸世界之勞働者及社會黨

構魯查克，德尼金，糾鐵尼齊，烏爾圭爾之軍隊敗北，和國境諸國結和平條約以來，蘇維埃政府以其全力向於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之攻擊。

共產黨之首領仍，覺得關於迫害社會主義者之事不可不向世界無產階級之前辯解，反復指摘，俄羅斯之諸社會黨反對蘇維埃政府，編

地獄遊記書後

老梅

日本同志志德秋水曰：「監獄者，革命家之刑罰也。」大杉榮曰：「監獄者，現世界之縮圖也。」兩語皆極有趣味。幸德之言，即革命家與監獄為鄰的意思，所以一個黨人，坐幾回監獄，不算稀奇。但論監獄這個東西本體，實在是一所活地獄；其間有所謂改良的，也不過是地獄的上層罷了！讀華清地獄遊記，真令人憤懣悲哀，真不能有再令這等地獄，一日存留於地上真誠想下！不幸現在地上，竟處處刑誅抗陷，幸極相牢獄，應了大杉榮那一句話。我們現在成天在道監獄化的世界中，謀生活，講主義，和華清在牢地獄中自照身軀的現況，相差有限；不過牢獄少形緊迫一點罷了！甚歷文明國，請看租界中私審囚犯的方法，還不是十八世紀前，極野蠻時代的惡刑麼？西牢的虐待囚人的情形，不更甚於非洲生番野蠻區域的監獄麼？中國的監獄，自不待言，記者也嘗過其中的滋味，在所著「入獄始末記」中，寫了個大概，和他遊記，俱有些一致地方。天下老鴉一般黑，天下牢獄一般暗，最可憎的，是那掌獄的官，把囚人生命當兒戲，如某隨意殺囚，以留後來的地步；這和土匪軍閥的莫榮新在廣東，每逢陰天，必在獄中，隨意現出一個囚犯殺了，他才痛快是一樣的。這真是甚麼腦髓！非請大醫生來把他們解剖一下子不可！此外如看囚的獄吏，真是和犯人有不共戴天之仇，那幅面孔，實在難看；這和海關上查驗人行李的關吏一樣，他面上總帶着一番顯怒的情形，好像說：「混帳，怎麼不帶些同品來，教我罰你？」我每遇見這些面孔，一定要掩目攝他太有礙於衛生。華清所遇見的惡奴，都是這一類。我恨不得把這些東西，都送到食鬼的餽進士肚裏去，教他們永不轉生！人類的生命，或者可以延長些。雖然，矢人惟恐不傷人，兩人惟恐傷人，容許是嚴着

鬼臉子便要說鬼話，做鬼事，那麼，還是從根本上解決，先廢除了這些變相的地獄——監牢，革去了變相的國王——一切官吏，自稱牛頭馬面！更役都要另換一幅面孔向人了，還是華清說的那幾句要語，「不入地獄，不知地獄之苦；既知地獄之苦，尚能使他有留在地上麼？」哎呀！從別號出來的革命家，以及在監獄世界上住的人們，都請一讀「地獄遊記」，一齊向個處努力！便是打破黑暗露出光明那一功呵！

十二，三，九。

俄羅斯大風潮

(續) 克略伯著 獨立之個人譯

觀於雅各可替芬琪味之革命運動，亦可見俄國人之性情矣。雅各可替芬琪味者，革命黨中一大脚色也，在俄國西南一帶地方，假託皇帝之命，以結秘密社會。謂皇帝無權，權皆為貴族教徒及官吏等所奪，皇帝欲賜自由及土田於民，其事皆被貴族等所阻撓，故皇帝命已組織一秘密社會，以復其權，而殺是等不義之貴族教徒官吏。入會者約千餘人，其事為警察所覺，鄉民大怒。雅各氏之用計，詭計也，雅各氏被捕。

苦心游說革命之志士，既不得志，在俄羅斯國中，幾無立足堅穩之地，於是其方針一變，以親貴君貴族為直接之辦法，先快去哀憐之心，舍身家，擲頭顱，與皇帝決革命之死戰；變巴枯寧之實踐主義，為強有力之機關，立一秘密之中央議會，定其黨中之新主義。

俄羅斯之革命運動，可分為三級：第一級為巴枯寧等之手段，會破壞造反外無第二法也；第二級為學生之去與人民為伍手段，斷無所成功，遂變為第三級，即刺客手段，以殺人流血舍身成仁為唯一法門。

智識。貧的就像星與嘆，終天勞動，沒能得到了一飽，還有什麼時候去求學呢！所以富者就是看者，貧者就是愚者了；因此，貧富的階級，和智愚的階級，都成立了；使社會上生出了階級爭鬥，資本家的毒瘤，沒有不是家庭制度所演成的。

資本家既得了私產，又憑他人的親視，沒能永久的保有私產；就發了強者——官做，兵士——設立了國，制定了法律，假託祖國主義，愛國主義，的美名，養了許多殺人不自覺的強盜——官和兵——還說保護人民咧，抵抗強權咧，不過是保護資本家的私產罷了。

所以我敢大聲疾呼於我們新世紀的新青年的前：「政府的推翻，宗教的破除，私產打破，還可以稍延遲一些，但那萬惡之源的家庭，不可不立刻就去打破他，做世界的自由民，使私產制度沒由成立，而那政府，宗教，等問題，就可以不攻自破了。」

六、結論

家庭革命的理由，當然不祇上列的那幾種；但在大體上，也可以算完了。現在我再把我的話總括的寫在下：——

(一) 家庭的生活，就是奴隸的生活，我們想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應該給他推翻。

(二) 家庭是產生自私自利的場所，我們擁護博愛和互助的真理，不能不要破除他了。

(三) 家庭是自由戀愛的大敵，婦女解放的障礙，所以我們要打破他了。

(四) 私產，宗教，國家是家庭制度演進的結果，家庭不革命，社會革命無由成立，我們實行家庭革命，就是促進社會的大同。

我在結論的末，更把莫汝非君的「托爾斯泰之逃亡」一段，來補我所說的不足；「托氏之逃亡也，夫豈關係於政治迫逼之而然乎，托氏

之逃非逃於政治之關係，而逃於家庭之關係也。白露克夫曰：彼老人之久驅離於家，隨處而生其脫離之概念，年愈老而愈深。觀此，可知托氏矣。托氏逃年已七十（按托氏逃亡之年，實在八十，想莫君之誤）茫茫世界，後七十老翁，將恨恨何之。一生繁懣家庭，及其情道，至其本，不免於脫離之一法，斯亦此老偉史中，所謂飄飄不居，一以婚為歸者歟！——（見新青年第一卷）

罪案

駭殺告密紳士——為秋瑾報仇

老梅

和玉青談了半夜話，才睡去，因長途的疲倦，自然是一場濃睡，直至次早九鐘才醒。有人來說：「勿幕同大家，發起在女學堂開會，商議以後辦法。」我贊成，請大家午後齊到女學堂來，自然都是些要人。河東紳士與陝西軍官都與會，勿幕先到演壇上，說明開會宗旨，及秦晉軍聯合辦法，然後請我報告晉軍情形，並發表意見，我登壇從我入晉到石家莊連子藥回關講起，直至失敗，說到與段卿談判，晉軍及秦太原時，悲憤填胸，痛哭不能仰下停收淚說因此次南下宗旨，便是聯合秦軍，直攻北京，光復舊物的。秦軍名「復漢」旗幟即明，我們就通號復漢也可！說畢同坐，時有郭允烈君登壇報告玉青革命實況，及其紳士告密，說畢，陳將有陳樹發者，連問告密某紳士實會麼？玉青連忙道：「莫來！其實那位先生正在那裡，而帶死色，被玉青看見，到底是他人心腸軟些，救了他一命，秦軍首領，要求對備軍需，大家乃推我歸軍需局局長，我知道這是難題目，但不好推辭，便毅然擔任起來，立刻召集些老朋友能幹事的，齊來幫忙，借定國務局

地吐、部署略定；聽說岐山攻下絳州，擒殺巡防隊統領陳正詩，有人勸陳某當日在南邊，和藍湖女俠，秋瑾一案，很有關係，差不多是陳告密且去捕殺秋女士的，我說果然如此，岐山代替女俠報仇，真痛快！於是去見張寶生諸人，說我要到前敵去看岐山，如何進行，寶生主張直趨韓侯嶺，截斷敵軍南下之道路，再反攻平陽。我以為這是紙上談兵，不知實際上並無幾許力量，如何能禦敵；但不急攻平陽，我倒贊成，當時談論了一番，大家仍教我前去，和岐山切實商酌辦法。我便把軍需局交代宋楊諸人代理，辭別玉青，同幾個護兵，向絳州進發！

下雪感言

有麟

雪兒，
你來了麼？

我看見！

紅潤潤的地面，受你的白色分子蓋住！

光禿禿的房屋，被你的銀色分子折着！

勁枯的草木，也被你的白銀色分子——遮着，蓋遮，
顯不出什麼本來面目。

雪兒，

你的力量真不小呵！

昏暗暗的宇宙，剝那間，變成光明明的世界！

赤裸裸的天空，不剝刻，飛滿了你的六瓣雪花！

惜！

你不能與你的仇敵日兒見面！
常住在被動的地位，致人心仍依舊着！
可嘆！

初陽臺南望

不自的西子呀！

你通身都是污點了，

這，一縷縷的煤烟，

我好像陷身在上海是一樣；

呵！再遇上幾年，

惟恐這煤烟的地位都沒有了呵！

玉泉觀魚

最不自然的事：

便是囚中的犯人，

登中的花木；

池塘中的魚；

但是，我已失却了發言權的手；

我的處境和他是一樣呵！

(宋仙三月六日於西湖。)

誰的罪過

(續)

第三幕

夫人，今日人覺得好了一點嗎？

七

薩吉 (同聲) 今日好了許多承你老人家時來探聽，感激萬分。

波 我的病原來很輕呢，不過這幾天稍加重一點，過了昨日今日，又好了許多。

薩吉 今日吃了許多粥，

波 真好了許多。感謝上帝！我這裏有一罐酸梅，兩瓶新鮮牛乳，送給你吃，薩頓君，請收容罷！

薩吉 (同聲) 多謝，多謝，(齊接罐頭等)

波 替夫人在家好哪！

薩吉 是的，多謝，

波 府上近來很忙，有事時，可喊我的薩頓兒去幫忙哪

波 好說，好說，還請原諒我的家人沒來侍奉你，

波 (擺倒茶給波，飲茶)(沙拉拉手携一小包雞蛋入)

波 呵呀，夫人，今日樣子好了許多，也能吐，上市，(又向波)

波 大公，你也到這裏來了，

波 去罷(同聲)老太太，請坐，這樣這勞你老人家跑到這裏來，請

坐，

波 (連忙坐下)我這走得呢！今日在路上連沒有停一下，也能吐，

波 上帝的恩點，好了許多，吃點東西沒有？

波 昨天晚上吃了麪包，今日又吃了一點粥，

波 現在不要緊了，人是清清白白的，不過是講多了話，有點提精

神不起，

波 吃了粥呀！那就快好了，我先不想搭人到城裡買補血丸送你的

波 因為沒有使人，我又不得空去，這幾天雞婆生了蛋，所以特

此來看，

波 我搬到這邊來住，真是承各鄰老人家看得起，我才深得鄰居的

樂趣，

波 夫人，我現在要回去了，上帝保佑你趕快恢復原狀！

薩吉 (同聲) 還望一下哪！承你老人家費了力，真是不敢當拜上太太

們，多謝，多謝！(吉起身，薩扶之)

波 不要起勁，不要起勁，坐哪！

(未完)

小 通 信

朋友們：

我已由榆樹縣勸學所長，轉調吉林省視學。下榻毓文學校，有

何消息，請宜寄住處！

北極

飛，明：

你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周君又是誰呢？

笑痕

明誠：

我前到桃家，長毛盼君甚切，請到伊家一走！

笑痕

克剛： 聞你來京，可否約日約地相晤？

賴恩

囉： 久不去高師，惟元宵晚過他偕一友之遊於大柵欄，心地寬暢。

賴恩

嘉林： 克翁思想出版後，請速寄我！訂書人催索很急呢！

賴恩